

日子压在箱底下

苗秀侠

养伢婆

很年轻的时候，青春甚至来不及绽放，我就成了养伢婆。安庆人都懂的，伢在这里念“啊”。我生活的大院，活跃着一群教师家属，她们有统一的称谓：烧锅的。当然，我也是一个烧锅的。只不过，我实在笨得特殊。她们有着南方女子的聪慧，钩花、织毛衣、剪裁服装、烹饪美食，样样拿手。其中一个养伢婆，还是一名“花师”。那些养伢婆，从她手里领取花样的尺寸、图案和材料，然后在家务之外的时间里飞快钩织。等交货并验收成功后，她就会给这群养伢婆发放编织手工费。曾见过她们在操场上一边走路一边钩花，大声说笑。那些纯白柔软的半成品，搭在她们身上，每一秒都在生长，就像一款款幸福而圣洁的婚纱；而她们灵巧的指头，似弹奏乐音的魔棒。

那时候，我还处于在一个陌生地方“咿呀学语”阶段，难懂的方言，让我沉默寡言，在一群养伢婆们大声说笑织布的声浪里，我漠然走过，像个傻子，以至让她们的笑声更加五彩缤纷。有时她们会集体捉住我，问东问西。我回答着被她们重新组合的普通话问卷：姓苗但不是苗族的，不会腌咸菜不会做腊肉炒大蒜不会织毛衣钩花不会做鞋不会使用棒槌……引得她们齐声叹息，你这个养伢婆啊，你怎么做烧锅的啊。那位花师终于在一个傍晚，逮住从操场走过的我，问道，你是先领钱，再交货，还是先交货，再领钱。我愣怔一会儿终于明白她之所指。那时候，我唯一能立足的，是可以挣到一份有别于她们的钱，每当邮递员送来薄薄的稿费汇款单，她们就捉摸，这笔钱是以怎样的方式到得我手？我老老实实回答了那位花师的问卷，是先交货，再领钱……

我后来终于学会了两样手艺，一样是织毛衣，一样是使棒槌。尤其使用棒槌在石板上捶打被单，居然有无限妙趣。短柄宽面的棒槌，击打着层层叠叠铺在石板上的被单，发出亢奋清脆的声响，有地动山摇之势。击打告一段落，展开被单清洗时，仿佛彩色的渔网抛撒到湖面，太阳光星星点点钻进网眼里，像一篇奇妙的童话。

至今，我仍然无限怀恋做养伢婆的时光，并感谢那柄带着青春锐响的棒槌，它生生把一个笨蛋捶打成了一名称职的养伢婆。那带着青春印记无拘无束的浣洗时光，那一缕缕掠过湖面的有腥味的风，都织进了我的生命里。今天，我的伢已长成了大小伙子，我这个养伢婆也成了小老太，但是，一想到湖边捶衣撒网做童话的场景，胸中就升腾起曼妙的青春舞曲。

一棵草

我的后青春时代，有一年的时间去某地深入生活，便拥有了一段动若脱兔静若处子的特殊时光。动时，整天揣着笔记本，挂着照相机，没事找事地和人唠嗑，像个包打听；静时，紧闭房门，把白天和夜晚，交付一处陌生院落，日影摇曳的慵懒和长夜锅炉房的苟延残喘，让日月仿佛回到远古时代。

进入全封闭写作状态后，半月一次出去“放风”成了唯一调休模式。一位文友，独行侠，在山山水水的“无人区”，踩了许多点，甚至给一些无名山泉树木石头取了名字。那天，他带着我，一起走



向阳花开 周文静 摄

山看水。来到一片山林，指着一堆石头，他开始讲述。这些石头做过战壕，挡过刀枪箭簇，仍然坚韧地活着。是的，他用活着来描述石头的现状。这个老石头伤得不轻。他抚摸着一块石头身上的裂痕说，瞧，他的脸像一个倔老汉。果真，那石头的表情，倔倔的，苦苦的，仿佛娶了一位不太满意的媳妇，仍然坚持着度过了漫长窝心的一生。

边说边走。林木渐深，杂草像树一样高。我们坐在一堆杂树丛中，闭目养神，听风在耳边絮语。静坐了很久，觉得山就是一堆老石头，树是石头尖利的长发，我和山、树融为了一体。他说，你变成了什么？一棵草。我是一块石头。他果真像石头，稳若大山。坐到日落西山，一棵草和一块石头，下山时分出了高下。他脚步如飞，滚滚向前，我仿佛骑虎难下。光脚穿浅口布鞋，被毛刺般的野草扎成了刺猬，疼得寸步难行。他愣怔片刻，上下打量自己，无计可施。除了口袋里的手机，他穷得连片纸巾也拿不出。猛然，他弯下腰，脱掉袜子，向我扔来，只一个字，穿。微弱愣怔之后，我摘掉脚面上的毛刺，居然毫不犹豫套上他的袜子。下山时，草和石头没有了分别。

从此我喊他老石头，他喊我草。草和石头又数次结伴走山看水，在那个被他命名为灵泉的泉水边，我们发现了几尾小鱼。小鱼在清澈的泉水里游戏，似乎专等我们赴约。这半山腰处，哪来的鱼儿？仿佛能读出我的心声，石头朗声道，是腾云驾雾飞上来的哟，所以，它们叫飞鱼。

说话间，一位中年汉子，提着一只篮子，眯眯笑着，顺着山道走来。汉子明显是跟石头相熟的。果然，汉子招呼道，怎么样，鱼儿养得壮吧？我来给鱼儿喂草呢。篮子里放着青碧的苜蓿草，正是鱼儿爱吃的。石头朝我得意一笑，说，你书里不是缺个人物吗？现在，这个人物出场啦。

这位在山泉水里养鱼的汉子，果真是个有故事的人物。他在山背面开了一片荒地做农场，植果树养土鸡种牧草，自由自在，他以傲娇的姿势走进我正在写作的书里并给这部书撑了场子。当

然，石头的故事，也让我体味到做一棵草的深层意义。写作一部书的快乐在书成之后会瞬间陷入失落，而做一棵草的幸福和充实，却延续到今天和未来。

大农民

这座古镇有一千岁，所以我来了，我想从她的每一个褶皱里，找出掩藏着的扑朔迷离和惊心动魄。当然，我来此体验生活的另一个缘由，是这里有个叫老木的大农民。

大农民是老木给自己定的位，他说不喜欢老字，所以，尽管年过半百，他不叫自己老农民。再说，他也是刚刚转岗当农民，岂敢称老。听说我在他的地盘“活动”，他立刻招呼道，过来，帮大农民收麦。

在黄艳艳的麦子里，站着一辆大机器。仅机器的车轮，差不多有我的身量高。老木从大机器上蹦下来，朗声大气道，怎么样，够不够派？这是老木的口头禅，那些足够好的事和物，他给它们定义为“够派”。我连着夸几句够派，他手一挥说，上来，收麦。

好容易坐上收割机副驾座，放眼四望，太阳下的麦子地，无边无际的灿烂，每块地里都有机器在收割，大都是小型机器，像老木这辆“够派”的，不多。老木一拉扳手，收割机跑动起来。那旋转滚动的刀片，轰隆隆把麦穗吃进肚子里，气派得很。

在麦地跑了一个来回，麦秆碎屑披一身。老木见我有几份狼狈，得意地笑了。他把收割机交给另一名机械手，就带我去他家。

一幢二层楼房，坐北朝南；一个大院子，种着花草和果树。老木是恢复高考后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家里摆的升学宴，喝醉了半村的男人。居城市，当干部，下海经商，做到董事长。谁能想到，做了几十年城里人的老木，把公司交给年轻人做，回到自己的村庄，津津有味当起了大农民。这是他家的祖宅，生养他的老房子在楼房后面，被他视为珍宝，前面的楼房是新盖的。没有理由，就是想呼几口新鲜空气，吃自家地里种的粮和菜，睡到自然醒。老木租了村人一百亩地，买了两台机器，一台播种机，一台收割机，把土地耕种得花团锦簇，一派生机。机器他自己用太浪费，就给全村人一起用。谁用谁加油，有驾照的自己开，没证的就请机械手开。大伙儿欢喜不尽，瓜果梨枣不缺他。

参观着他的大院子，老木得意地配着解说词，讲述着当大农民的乡村时光。后院的三间瓦房，是父母留下的，老木和两个姐姐都在这老屋出生。现在，老屋成了农博馆，里面放着收来的旧家什，木把梨子、木轮牛车、马灯、大筛子小筛子、泥囤子、木拖车、木耙、板车、老牛槽，应有尽有。

老木指着后院里欢快跑动着的鸳鸯鸭和淮北麻鸡给我看，又指着椒红茄绿的菜地给我看，突然轻叹一声，当年考大学跳农门当城里人，而今，却坚定不移回到村里。我回来了，而村里的人，却纷纷进城了，有风水轮流转的感觉。回到原点，或许是一种宿命吧，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在老木家，听这位回到原点的大农民讲“古”，那“古”，非同一般的可听可读。

此刻，坐在电脑旁，敲打着这些字。办公室大玻璃窗外，是一所学校。高考后的校园，安静得有点失真。突然就想到小时候念书的学堂，想到长江北岸做养伢婆的时光，还有数次行走乡间听到的故事，遇见的奇人。日子是用来度过的，也是用来想念的。谁没有半箩筐压箱底的日子呢？箱底的日子宛若珠串，时不时盘盘，那一颗颗珠子，就鲜活滋润起来了。

